

朱子大全

冊
三

卷之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潘謙之柄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潘謙之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

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己成物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答潘謙之

孟子首數篇與齊梁君語大抵皆爲國治民之事特患

學者不能用之耳卽義利之對而定所趨充易牛之心以廣其善端閨門之內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溫飽均其勞佚而無尊賤之僻焉亦與民同樂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論孟子書首若能如此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初學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久自然通貫不須如此費力也

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

得之
禹稷顏子時不同而出處不同乃義之宜伯夷伊尹時同而出處異一是則一非一善則一惡孟子何以皆謂

之聖人耶

謂伯夷伊尹所爲爲非恐未安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

得之

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發上說孟子方辨告子故專救其偏

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自是當就未發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說孟子爲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

恐大人所以爲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論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
理應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塾以人之爲士下旣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
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
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尙則有仁義焉
尙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
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
失之矣

得之

於不可已而已一節以仁言於所厚者薄一節以義言
夫不可已而已當厚而薄則怠惰自私而無力行篤義

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發憤勇進者則又失之助長迨夫意氣一衰則私心邪念潰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過也

仁義之說未是進銳退速之說亦未精切蓋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盡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爲造其理事天爲履其事固善矣然天壽不貳一節又乃承上二節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變游氏之說恐未當

天壽不貳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說得下句太輕耳

或問中以楊氏所譏王氏之失爲非是柄竊以高明之與中庸雖非二物然細分之亦不爲無別中庸者理之所當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聖人處己應物固無

二道然處己而盡其理之當然也所以爲中庸也知處己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應物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應物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王氏判而爲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盡誠者其意蓋以智爲高明誠爲中庸但明字與誠字不類而反與上句所謂智者爲一律豈牽於自明而誠之語而誤乎若如其意竊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誠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爲淵深微妙而非局於一事爲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爲中庸惟誠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爲出於人力之所勉強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爲高明此則王氏受病之

處

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爲物欲之所累處非指理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說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爲氣稟之性若以爲
氣稟之性則固有善惡矣不得專謂之善也以下文水
流之喻觀之則又似以氣稟本善發而後有善惡也使
氣稟皆善則所發之惡何自來哉

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性時便
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正謂此也

橫渠冰水凝釋之喻似亦無害但以受光照納爲言則
幾於釋氏所謂一靈真性者矣其所謂未嘗無者豈以
其 之中實無一物之不具耶此則心之知覺而非
性之實跡也

既如此說卽是有害矣

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驚高遠而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爲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盜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者發也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
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
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
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
知如何豈不流尙易而不倚爲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
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柄竊以爲舜之大孝所遭
之至不幸也文王之無憂所遭之至幸也至幸與至不
幸皆不可以爲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
也

恐無此意

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竊恐未盡乎
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爲言知仁勇
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
行者目之以柄觀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總言達道達
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則一也三近
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
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處且虛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敬大臣則不眩章句中以爲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則不眩也柄竊觀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爲不使之役役於細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於細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於大體也不然

二十七章旣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觀之論語以學不厭爲智誨不倦爲仁又與此相反且學不厭與成己雖皆在己之事然一則學以明其理一則實體是理於吾身一知一仁猶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與於

知而歸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夫子非使後人不得復古也但以爲生於春秋之世旣無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復古之道則不可耳使得時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道連上文愚賤說

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故以其言爲準而行之也得之

答楊至之至

所喻詩序既不會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音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卽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况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後之歸永春後曾復來否子順子能爲學復如何彼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叔文持守可

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州朱飛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答楊至之

率性之說大槩得之然亦有未精密處

修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

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

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素隱行怪一章文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鵠圖籠侗無

分別也

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足以相發明侯氏之說如何
是非全體中之不能者更請子細看未能一焉固是謙辭
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未有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况
此兩章正相連如何見得不是一意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也
達德次第甚明不須疑著柔遠人亦然

物之終始或問說得極分明請更詳之不須便立異議也
上焉者王天下者其上不容有人故只得以時言之上文
極分明矣

代明之說細碎無理

答李守約閔祖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